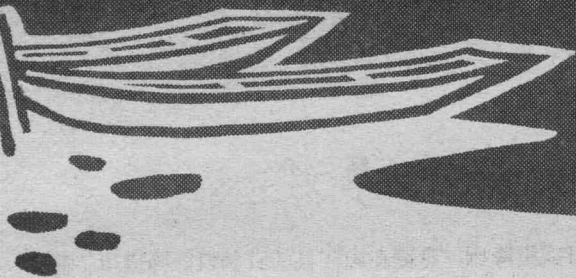




嫩江三部曲之一

# 渔

丁仁堂



嫩江三部曲之



# 渔

丁仁堂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 渔

丁仁堂著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13.375 印张 268 千字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001—112000 册 定价：1.10 元

统一书号：10067 · 251

## 内 容 简 介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盘踞在嫩江县的日伪汉奸陈道川、穆天飞、马大绝户之流，勾结国民党军统特务徐克敏，窃取了伪嫩江县的党、政、军大权，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继续残酷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特别是渔民群众。一九四七年春，为配合我军解放嫩江，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张禹平、吴中涵、汪世俊等同志，在伪嫩江县政府所在地青龙镇建立了特别党支部。在支部书记张禹平的具体领导下，深入渔民之中，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渔民武装——渔民护江队。护江队联合蒙古骑兵队，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最后迎接解放军，一举消灭了敌人，解放了青龙镇。

小说故事情节惊险曲折，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生动淳朴，整个作品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艺术地再现了嫩江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

# 乡土文学的一大成果

## ——丁仁堂长篇小说《渔》序

刘绍棠

五十年代，我和丁仁堂同志，来自华北和东北的农村，头顶着高粱花，满身带着泥土、草叶、朝露和江河的气味，迈开沾满泥巴的双脚，先后走上文学之路。

我们一个写京东的北运河，一个写吉林的嫩江两岸，在创作题材和艺术情趣上，都很相近。仁堂比我少念几年书，又比我年长了几岁，但他长期扎根农村，因而他的为人和作品，比我更显得朴实和土气，这正是他的长处。

事隔二十多年之后，我们又在文学之路的新起点上，久别重逢。我们发现，在创作志趣上，是如此志同道合。我们这两个土性不改的大地之子，都决心坚定地立足于和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祖国、人民和民族的土壤里，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从中国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情出发，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民族风格，描写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与农村的风土人情，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致力乡土文学。

近年来，仁堂的作品不多，虽然我有时也暗暗埋怨他未免精力涣散，但是却完全相信他迟早必有所成。因为，我了

(1)

解他在创作上所具有的实力，也深知他的秉性不善于先声夺人。他曾说，我对他的信任，是鼓舞和鞭策他的力量；其实，我为他擂鼓助威，也还是为了鼓舞和鞭策我自己。我和仁堂本是同根生，他在创作上的奋发图强，也必然激扬我的努力进取。

现在，仁堂的长篇小说《渔》即将出版，我不仅跟他分享丰收的快乐，而且也对乡土文学的前景更加充满坚定的信心。

这是一幅描写嫩江风云的画卷，又是一幅描写嫩江风情的画卷。

仁堂满怀革命激情，描写嫩江渔民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和斗争；同时，他又以饱蘸着地方特色的彩笔，描写嫩江渔村那别有风味的风土人情。他刻划了一系列独具一格的嫩江革命者和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的群像，也刻划了一系列嫩江本地土产的反动分子的嘴脸。因此，仁堂虽然写的是许多人都曾写过的现代革命历史题材，却有其与众不同的出色之处。

作者深情地热爱嫩江人民，也就对嫩江大地爱得深厚。尤其是对于嫩江两岸风光景色的描写，充满诗情画意，使读者有如身临其境，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没有对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感受，没有对生活的饱满的热爱和激情，是写不出来的。

近年来的大量作品，包括若干受到称道的作品，都使用的是一般化的书面语；在对话上，不管男女老幼，无论工农商学，都千人一腔，缺乏艺术情趣。而仁堂在语言运用上，特别是写人物对话，力求多多使用生动、含蓄、风趣、泼辣的民间口语，使得刻划人物的性格和形象，传神而增光，正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

我们在文化艺术上，并不是穷国，不能丧失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们的文学创作，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我们需要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作品，吸收和溶合其某些高超的艺术技巧，以丰富我们的表现手法；但是，我们不赞成生搬硬套现代外国文学作品中那种精神空虚的情调，皮毛模仿现代外国文学作品中那种光怪陆离的花活儿；脱离工农劳动人民，不顾民族传统和本国国情的仿洋牌之作，是行不通，活不长的。

仁堂兄年富力强，潜力很大，来日正未可限量。长篇小说《渔》，表明他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我们可以瞩望，《渔》的续篇《船》和《网》，他的艺术风格将会表现得更为鲜明和成熟。

文无定法，艺无止境，古往今来，谁能尽得其妙？前辈大师执如椽巨笔，为我们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树立了辉煌的丰碑；我辈后生，只有取法乎上，自强不息，使有生之年而有所作为。

我愿与仁堂兄携手同行，并肩前进！

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



嫩江三部曲之一

• 渔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端阳鱼市 | 1   |
| 第二章 | 法场未劫 | 58  |
| 第三章 | 南门赴宴 | 90  |
| 第四章 | 蠢驴拙计 | 120 |
| 第五章 | 独临险境 | 158 |
| 第六章 | 雁影鱼踪 | 189 |
| 第七章 | 逆风陡起 | 216 |
| 第八章 | 穆营待变 | 248 |
| 第九章 | 渔火惊枪 | 283 |
| 第十章 | 兵马中秋 | 327 |

|     |     |
|-----|-----|
| 后 记 | 394 |
|-----|-----|



# 第一章 端 阳 鱼 市

## 一

青龙镇一九四八年的端午节和往年比大不相同。

往年，端午节的青龙镇，大十字街、小十字街的鱼市闹腾得人心沸沸，不用说县镇上那些有权有势的县长太太、保安团的特务营长、警察局长的勤务兵、一贯道的坛主、网户达的二柜，甚至于一些化了装的土匪炮头，都纷纷地挤到鱼市上来，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发髻上插着艾蒿的妇女，手里拿着杨树枝、杨树枝上拴着花葫芦的小孩，也跑到鱼市上来了，来观看青龙镇上的两家大网户达在大十字街口、小十字街口鱼市上斗宝。

这两个大网户达，一名穆飞天。此人身材高大，秃鹰一般的头顶，眼底发绿，酷似狼睛。但是说话的声音很细。好象深秋林间的那黑白杂色、不太吉祥的报冬雀的声音。不仔细听，真就分辨不出这细嘎的声响是从哪张鲑鱼般的大嘴里发出来的。

穆天飞是青龙镇一百多年前火烧哈尔戈船口，占船、抢网的大鱼霸的孙子。他的父亲勾结了嫩江的土匪头子，报号“青龙寨主”，不仅是承袭而且扩张了穆家霸业，强占了嫩江流域驰名几百里的大鱼库月亮泡。那年月有句歌谣：闸住月亮泡，银子没了腰。据说穆天飞的父亲一年冬天雇人在月亮

泡上打了一大网，卖了鱼，在青龙镇上开了一个大烧锅。传说，有人在月亮泡的水面上立根竹竿，竹竿不倒，原来是被来往游鱼给挤住了；传说，有一年冬天，穆家在月亮泡里打出的鱼，由于运不出去，几天后，鱼堆“烧热”了，垛底“烧热”的鱼把冰层都捂化了。从这些传说里，可以想到月亮泡的富庶了。可是，多年来在月亮泡，在嫩江流域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却被撵得叫苦连天。为了求生，大部分被逼去给穆家打小网子去了，也有的被逼去当土匪，还有一部分渔民，暗暗地组织起来，要跟穆家大渔霸拼，报霸江之仇。

穆家到了穆天飞这一辈，穆天飞不但上了洋学堂，还上了讲武堂。在日本鬼子投降前，他竟当上了伪军步兵中尉连副，这正是一九四三年，鬼子屠杀中国人民最猖獗、最凶残的年月，当时穆天飞因亲手杀害了两名抗联干部有功，日本人嘉奖他，还特许他回家探亲。他从几百里地外坐着高头大马车，马车上拉着“锦春堂”的妓女和全副武装的贴身警卫。当年他才三十二岁。看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气：头戴绿呢战斗帽，身穿深绿呢军装，一排黄铜的纽扣越显得这身衣服富丽堂皇。脚下登的是带着刺马针的崭亮油黑的牛皮马靴，肋下挎着彩饰的皮鞘大战刀，活现出一副死心塌地的民族败类的丑相。

伪县长、伪警察署长、伪协和会长，分别着一连三天在青龙镇出名的“大饭馆”“雨来春”宴请他。一时间，“雨来春”门前车水马龙，宾客如云。不但县公署的交际花电话员来了，就连株式会社的日本董事佐藤、国民高等学校的日本教员坂本也来捧场。到了这时，穆天飞“衣锦还乡”的丑剧便已演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开头，他还故作文雅，小口呷着酒，尖声细气地，摆着款儿说上一句：“人生能得几回醉。”喝到临秋

末晚，酒兴将阑的时候，穆天飞便立正姿势面向东，高举斟满白兰地的酒杯，象受伤的猫头鹰一般地尖叫一声：“天皇陛下万岁！”

一切汉奸丑剧都在日本鬼子投降以后闭幕了。穆天飞也毫不例外，在一个深秋淫雨之夜，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庄稼人的衣服，象耗子似的溜回青龙镇。

穆天飞回到青龙镇，象拉拉蛄钻洞似地钻进他北门外的一座住宅里。这座住宅是很考究的。二层浅灰色的小楼，门窗都是饰花的，装着古代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形形色色的图案。室内围墙全是紫檀木镂花。从内室到大门口是一条长廊，长廊是用葡萄架织成的。小楼东侧有一方小小的养鱼池。池水很深，可以养七、八斤重的红尾大鲤鱼，供穆天飞家宴用。养鱼池周围栽着小桃红，小桃红的外圈栽植着紫丁香，紫丁香的外圈栽植着玫瑰海棠。六月，红妍妍的小桃红、紫薇薇的丁香花，粉嫩嫩的玫瑰海棠花蕊，香气把这座小楼都覆盖了。一九四五年深秋时节，穆天飞溜回他用渔民血汗建造的罪恶的巢穴。这巢穴虽然在深秋时节，也使人感到另有一番舒适的情景。但是，此时此刻的穆天飞虽然深居这个舒适的巢穴里，他却整天价心惊胆颤，梦魂不宁。他知道自己身份，自己所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因此，他时时感到，他这个“安乐窝”会被老百姓缴回去的。白天，他总怕有人敲门，怕官府逮捕他这个汉奸，更使他害怕的，是怕渔民来报他的霸江之仇。从前，他站在嫩江边上，望着一泻千里的江水，踌躇满志地自语过：“我有了这条大江，不怕流不到东海去……”现在，每到深夜，他听到嫩江的流水声，恐惧得仿佛嫩江刹那间卷起上着天下拄地的黑滔滔的巨浪，张

牙舞爪地把他卷了进去。就在这些天，他发现他开始秃顶了，象秃鹰的头顶。……

一个雪天，穆天飞透过北墙后窗口，朝遥远的嫩江方向望去，嫩江两岸是科尔沁大草原。此时，草原上迷迷濛濛，大雪好象从天上垂下来一道无边大雪幕，草原和嫩江都隐在大雪幕的后面去了。穆天飞回忆起，几年前也就是在这样的雪天里，他身穿皮大衣，挎着军刀，骑着高头大马，身后拥簇着卫士，在科尔沁草原上狩猎的情景。曾几何时，同样是北国的一个雪天，他的处境竟然一落千丈，从天堂上掉到万丈深渊里一般。这些天来，他未敢出大门一步，至亲密友都是夜里偷偷来看他。在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里，他想，这么大的雪天不会来人了。于是，从厨房里摸出一只熟猪脚，洒上半碗酒，一个人闷声叹气地喝了半碗又洒上半碗。他正在喝着闷酒，忽听有敲门声，大门外有喧哗声，而且还有车马的声响。他本来已喝得半醉了，登时把酒吓醒，两片大嘴唇捉对儿似地颤动，面如土色……

这些天来，和穆天飞一起蜷伏在这巢穴里的只有他的一个黄蜡脸的老婆和他一个远方的叔父。

黄蜡脸婆年纪虽然也只有三十六、七岁，但是主意很正，因为她父亲是个大土匪，她在那里学来不少当机立断、事急应变的本领。她看穆天飞被门外的声响吓成的那副熊包相，心里又笑又气，她立即给穆天飞和他叔父下了命令：你还不快进地窖！你到前面去开大门。不要慌张，天塌下来有老娘我顶着！

在一间暗室里，黄蜡脸婆帮着穆天飞下了地窖子，外面，穆天飞的叔父提心吊胆地给那些吵吵嚷嚷的人开大门。

大门开了，当头进来的是一个矮胖子，穆天飞的叔父觉着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没容他回忆究竟这人是谁？矮胖子劈头就说：“快领我去见穆大少！”

穆天飞的叔父连忙颤声回答：“他不在呀！没回来啊！”

矮胖子一看穆老儿的神色，哈哈大笑说：“不用瞒着藏着啦！”

跟着后面又上来三个人，个顶个的都是毛皮大衣，样子都很阔绰。其中一个公鸭嗓接着矮胖子的话说：“快请天飞来见面，我们不是别人，是县里维持会的。”然后一指矮胖子，“这是当年的协和会长，现今的维持会长。我们是来请天飞出山的。”

矮胖子又看了一眼穆老儿，见他还犹疑不定，就从兜里拿出一张方形的白纸，上面印着花边，花边里写着字，然后递给穆老儿说：“你给穆大少送去。他若是肯出来见我们，从今往后咱们肝胆相照，共同携手建设我县。他若是不肯相见，我们就当他没回来，不向外人泄漏，也不难为他。”接着，口气转得没有商量余地了，“别装憨儿啦，快去，快回！”

穆天飞的叔父一见事态已经发展到这般地步，知道再瞒下去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便接过那张方形纸，迈着沉重的步子返回屋里去。

黄蜡脸婆急问：“来的是什么鬼东西？”

穆老儿连忙把那张方形纸递过去。

黄蜡脸婆识得几个字，唱本《王定保借当》，她能一字不差地念下来。这时，她接过方形纸一看，上端赫然的三个大字是：聘请书。下写：嫩江县维持会特聘穆天飞先生担任本会军事指导官。

原来这嫩江县的县衙门历来都设在青龙镇。

黄蜡脸婆一看这聘请书，嘿嘿冷笑一声，说：“姓穆的这小子有造化，又该他妈出头露面了，老娘又得让他扔到耳门后！”她把“聘请书”放在桌子上，不紧不慢地拿起一支香烟，点着后，往凳子上死死一坐，撇着嘴抽起烟来。

穆老儿着急了，忙说：“大侄媳妇，官家人在门外等着回话呢。”

这时，黄蜡脸婆喷了一口烟，慢慢地欣赏着烟圈。然后，猛地把半截烟往地下一扔，厉声地说：“去回我的话，穆天飞去不去当他们的军事指导官，等老娘我核计出个准谱来再告诉他们。”

穆老儿面有难色地喃喃着：“跟官家人能这么说话吗？”

黄蜡脸婆眼睛一瞪说：“跟皇帝他二大爷你也给我这么说！”

听了穆老儿传出黄蜡脸婆的话，矮胖子维持会长立时领着人马回去了。因为全青龙镇都知道，这个大土匪的女儿是吃着枪药和豹子胆长大的。遇事出马一条枪，不惧生死。当年，穆天飞领着“锦春堂”的妓女回青龙镇，穆天飞差一点让黄蜡脸婆用军刀砍了。吓得他赶紧让那妓女连夜跑了。他自己在黄蜡脸婆跟前足足跪了半夜。这件事传遍青龙镇。今天，黄蜡脸婆发出这一番话来，维持会长当然心里明白：后悔自己走错了一步棋，要想拉穆天飞出山，为什么不先跟这个母夜叉打通关节，陪陪小话呢！

黄蜡脸婆听穆老儿向她报告来人已经卷旗息鼓地走了，她暗暗地笑了：知道老娘的厉害就行！于是，她吩咐穆老儿：“老叔，你到街上去，挑那肥鸡、鲜鱼、冬笋、嫩鹅尽管买，

上好的白兰地、葡萄酒也弄几瓶来。”

穆老儿遵命提着竹篮到街上买吃食酒肉去了。这时，黄蜡脸婆重新把那张“聘请书”摊开看。一边看着，她一边琢磨着这时世的风云，协和会长都能摇身一变，说明鬼子虽然投降了，穆天飞挎不上东洋刀了，可是，今后的世势；还得有财有势的人主宰乾坤。穆天飞这个鬼东西是天经地义地有官做。当年依了他的性儿，让他在外面偷猫偷狗，这一回，一出马老娘就得辖住他！

穆老儿把酒菜收拾好了，摆了一桌子，很是丰盛。于是，黄蜡脸婆把穆天飞从地窖子里叫出来。他忙问：“出了什么事吗？可憋死我了。”

黄蜡脸婆不动一点声色。却把穆天飞的问话岔开，说：“我若没记错的话，咱们两个成亲已有十三年了。可惜我没有给你生儿育女，没给你留条后啊！”

穆天飞一听黄蜡脸婆这么几句没头没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胸膛觉着发紧，心里唰一下凉了半截。他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不然，她为什么要讲出这么几句阴阳话来。以致于看着满桌酒席也引不起半点食欲来，他苦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你说话喜欢绕山转，不转个九十九道弯，上不了正路。快告诉我吧，是什么人来敲咱家的门？”说着，穆天飞的脸上现出哀求和不安的神色。

黄蜡脸婆把脸一放说：“亏你是个挎过东洋刀的人，大丈夫擎得起撂得下，撂得下也要擎得起！来，咱们今天不谈别的，好好地干上几杯！”说着，她给穆天飞斟上酒，然后，她高高举起杯，一饮而尽。接着又倒酒，口里喊着：“连干七杯，谁不干，就不是她娘养的！”一副土匪的派头活现了出来。



穆天飞三杯酒入腹，胆子也壮了起来，尖声怪调地喊：“现在的云彩不定时，不知那块云彩有雨，我这条龙只好盘着，一旦让我归了大海，我穆天飞，就要飞到三十三层天上去。”

黄蜡脸婆冷笑一声说：“飞到三十三层天上去，去找你那锦春堂的婊子去吧！”

穆天飞借着酒劲儿，嘻嘻一笑发出一种怪鸟的声音：“锦春堂那婊子，到那时候，我就不希罕了，我去找那龙姑龙女啦！”穆天飞刚要得意地笑出他那尖声来，黄蜡脸婆在他的脸上叭地搨上一个结结实实的大嘴巴，高声骂道：“就为的是这个，老娘永远不准你去见天日了。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卧着，依我看，你一不是什么龙，二不是什么虎，你就是个乌龟王八蛋！”

穆天飞被黄蜡脸婆一骂一打，酒醒了，可是，余醉使他的胆子没有丧尽，他忿忿地回了一句：“男人多找个女人，自古都有的规矩。还值得你那个样子，……”

还没等穆天飞把话讲完，黄蜡脸婆把桌子猛地一搨，只听乒乒乒乒杯盘酒瓶一阵乱响，好不吓人。黄蜡脸婆借着酒兴，一定要穆天飞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老娘不费力气了。你拷东洋刀的时候，不是让当兵的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穆天飞的叔父在外间听声进来。穆天飞向他叔父挤眼。穆老儿会意。便连忙拿起扫帚收拾地下的残局。一面说：“侄媳妇，你刚喝几杯，慢生气，气伤了身子，不合算。等我给你沏茉莉茶，喝上茶，消食化气，嗣后，你该怎么治他罪，就怎么治他！”

穆老儿这番话，居然产生了效果。黄蜡脸婆叹了一口气说：“我快老了，快死了，我操这份心干什么！咳……”

穆天飞一看台阶摆下了，赶紧下吧，他果然用手假意地抽了一下腮帮子，说：“我姓穆的今后再有什么不轨行为，天打五雷轰！”

夜里，雪下得更大了。穆天飞揣摸不定黄蜡脸婆耍的什么把戏，最使他忧肠挂肚的是弄不清外面来了些什么人？为什么这一天间黄蜡脸婆喜怒无常？他几番想问问叔叔，可是，他不敢。因为他明白，黄蜡脸婆有今天这番反常举动，他就一定有话给老头，决不允许他多嘴多舌，他得象哑巴一样地闭着嘴。不然，这婆娘会一脚把他踢出大门外，永远不会准许他回来的。穆天飞坐在外间的小客厅里，他没有开灯，一个人悲哀地想：这本来是他的家，可是，此时此刻，他在这个家里还不如黄蜡脸婆养的那只梨花猫所处的地位，想到这里他不仅心中冒火，眼里生烟，有朝一日，一定要把这婆娘送到阴曹地府去！

里屋，倒是开着灯。黄蜡脸婆正在抽着水烟。明亮灯光照着她喝了酒才涂上红润的黄蜡脸，越发令人感到鬼气冥冥。她也在烟雾里想着心事：穆天飞这个鬼东西在外面不老实，可是，今后的日子还得靠他呀！对他，辖管那是要辖管住他，可是，不能太伤恼他的肺腑。这小子也是个心毒手狠的家伙，不是父亲和他江湖上的朋友在嫩江三百里赫赫威名，穆天飞早就把自己踢到草原上喂狼了。越想越觉着应当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这婆娘放下水烟袋，脸色兴奋，连声亲热地叫喊：“老叔，老叔！”

穆老儿慌忙走进屋来，一看黄蜡脸婆面带笑容，放下了心，问：“侄媳妇，有事吗？”

黄蜡脸婆又亲切地叫了一声：“老叔，吃的、喝的还有吗？”